

开春后的一天,李祥君给我发来微信视频,是我们50年前的集体户窗前悠悠流淌的那条牡丹江,他告诉我今年大山苗圃大江开化的消息。随后他又把这段视频发到集体户的微信群里,顿时引发大家的感慨和热议。这让我想起当年集体户知青生活的点滴,也想起牡丹江与我的渊源。

大山苗圃与其他主伐林场一样,均为位于敦化县城的一家大型林业企业所属。知青和职工几乎从事同样的工作,播种、浇灌、培育各种树苗,为各林场提供造林所需的苗木资源。集体户的知青70多人,最多时一度达到一百六七十人。一年半的光景,尽管时间不长,但这段时光的磨砺,为我此后的人生积淀了坚实的底盘。

那年冬天,我跟着开拖拉机的师傅在山上拉运风倒木,在大雪没膝的森林中来回奔跑着把钢丝绳从干枯的倒木堆下穿过去,然后用月牙环扣好,再将钢丝绳挂到拖拉机尾部的挂钩上,拖拉机就会轰的一声加大马力,把木材拽到楞场上堆积起来,待日后作烧柴用。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忙碌了一上午,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咕山响,恰好见到食堂的午饭是少有的红烧肉和大米饭,我连气儿吃了三大碗红烧肉和六碗大米饭,一下子把一个月只有五斤的细粮票花掉了一半,一个12元的钱票花掉了六分之一还多。

到了八月初,随着汛期的到来,牡丹江水骤然见涨,面对二三百米宽的波涛汹涌的江水,我们六七十个年轻气盛争强好胜的小伙子面无愧色,齐刷刷跳入水中向对岸游去。游到江心,张友成有些体力不支了,几番折腾,几经坚持,还好最后勉强游到了对岸。稍事休息,准备往回游,我劝张友成沿着江岸顺流而下走到五六公里外的大山公社所在地再搭车回去,然而他却执意要和大家一起游回去。游至江心,让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张友成依然体力不支,还时断时续发出绝望的喊叫,死亡的恐惧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同样感到吃力的一众人立马慌乱起来,脱开身自顾自争先恐后地奋力向前游去,生怕迟一步被大浪吞噬。我竭力克制着巨大的恐惧感,将游泳的速度放慢下来,回到张友成的身后陪他推他安慰他,先稳住他惊恐不安的情绪,然后由节省体力,告诉他把呼吸调整均匀,尔后任由水浪漂荡,这样冲下去很迟之后,终于一起跟跟跑跑爬上了岸,旋即疲惫不堪地栽倒在地,好久没能站起来。我仰卧了许久,凝视天上飘浮的白云,耳边传来鸟儿们动听的啁啾,微风中闻到淡淡的山花清香,蓦地感到生与死原来是如此相近,生命里竟会有如此凶险的瞬间和如此美好的情境,莫名的感动之情自内心深处油然而生,令我喜极而泣,敬畏自然,珍重生命,生与死重叠的终极意义,可能就是昭示人们更好地把生命演绎下去,用最好的基因进化每一代人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人生。

我庆幸之前从书本中得知施救者必须与溺水人保持一定距离,要在其身后的位置接近被救助者,免得溺水人死死抓住施救者的手或身体不放手,以至于两人都可能沉溺江底。直白地说,那次野泳我之所以冒险陪助力张友成摆脱危机,并非全都缘自高尚的动机,更大的动因则是怕出事担责受处分,不能及早返城参加工作。这件事情,想起来至今都让我不安和后怕,有余悸。

到了春天,牡丹江对面对山上的柞木林子还没有长出叶子,铺满落叶的林子显得干净通透,隔着江面,林子深处也能看得非常清楚。有一阵子我时常能听到那里传来像小火车头那样嘭嘭向外喷气的声音,经过仔细辨认,看到树间竟有硕大的马鹿头顶着巨角慢慢地往山顶走去。后来有老工人告诉我,那是大马鹿到了发情期,公鹿向母鹿发出讯息的声音。

春夏之际,让我着迷的一件事就是打旱垄,即早饭前的一段体力劳动。尽管我每天负责的是照看用来抽水灌溉树苗的水泵,只需在江边定时往七马力汽油发动机里注入适量的汽油,保证其正常运转即可,但早饭前打旱垄这项共同的集体劳动是不能不参加的。随着凌晨四点钟吉利标配式的“起床啦,打旱垄啦”的单调乏味的吆喝声,我们睁开惺忪的睡眼,扛着锄头走向地头。长长的玉米地垄伸出去望不到头,特别能招引小咬的我与前仆后继建成建制地扑到地上的蚊虫厮杀着,一边还要挥动锄头铲地,不长时间便发现



# 大山记忆

□金学泉(朝鲜族)

握着锄头的两只手已尽是水泡,钻心地疼。每次铲地,奇怪的是无论我怎样努力卖力,也总是落到最后“打狼”,而旁边同时起始铲地的所有知青早已蹿出去不见踪影。这种窘境每每成了众人看我笑话的风景,最后有些女生实在看不下去,就回头帮我铲过来接茬,未了招来男生起哄的一片唏嘘声。过了许多年后,偶然遇到季淑兰,问我是否记得当年她们为我接茬帮着我铲地的事情,我说记得,但是你也帮我接茬了吗?季淑兰笑着回我,没良心,你要记着请客感谢我们。可惜天转星移,时光荏苒,阴差阳错,至今也未能请她们吃饭致谢。其实集体户的很多人都曾友善地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过我,我自然也从未忘记,一直心存感激。

从营林处下派指导技术工作的陈发淦、宋兆铭,身为技术干部完全可以看看图纸安排工作,但他们在我们这些知青面前从来都是以身作则,和蔼待人、平等相处,在劳动现场总是吃苦在前、亲力亲为。宋兆铭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腰肌劳损致使腿脚不大灵便,但每次规划和打造苗床,他和知青一样挖草皮、筛沙子,甚至将草皮扛在肩上搬动,弄得浑身是泥土,还乐呵呵地称我们这些年轻人正处在可以“放声歌唱的时代”,鼓励我们正直做人、认真做事,他的那种乐观豁达、吃苦耐劳、坚忍自重的品质,给当时对前途感到一片茫然的我以强烈触动。陈发淦是安徽人,是山东大学的高材生,留苏预备生,因种种原因终未能成行,“发配”到基层的林业企业工作。陈发淦对当时的形势非常敏感,每当晚饭后就会拉着我这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徜徉在牡丹江畔的羊肠小道上,在夕阳映照的晚霞中,望着东流的江水坦露心迹,谈人生、论时事,告诫我时时留意当前形势。现在想来,我既感激于他处在那种特殊时期还能够毫无保留地信任我,说出真话,又感慨于他那种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境,“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这两个人之于我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具有让我的人生走向社会之初的开化启蒙之意,他们的人生、学识、修养和人生观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真情、长辈对后辈的关爱、生活的艰辛和快乐,引发出我那时不甚清晰的关乎未来的诸多猜想和向往。

置身共同的环境,每个人的感觉既是共同的也是不同的。作为团书记兼户长的我,不知怎的对因家庭成分而备受煎熬的赵毅、吴永国有过很特别的印象。赵毅的睿智且对时事有所不恭又含有几许忧愤的神情和吴永国总是睁得大大的、略显忧郁的目光,定格为特定影像,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一次,吴永国滴滴泪向我诉说,他的一位下乡插队的同学表示,不返城,毋宁死,即便死,也要把面朝家的方向倒下去。我想,远比我更为苦难的人生,或许令他们比我成熟深刻了许多。而那种神情和目光,让我读到了不一样的人生韵味、不一样的苦乐年华。有位彭姓女生有事没事总是在集体户前面冰冷的雪地里拉拉着已经踩得没了后帮的棉鞋仁坐着,单薄纤弱的身影在寒风中瑟瑟颤抖,出神地呆望县城方向的路口,用谁也听不懂的喃喃自语或轻吟浅唱排解心中的苦闷和忧伤,脸上流露出无尽的呆滞、麻木、无奈和无助的孤独。能否返城、何时返城的担忧和焦虑,让知青揪心痛苦,有时甚至超越了对生死的恐惧。

因为喜欢雪,冬天闲暇时我常在大雪中或大雪后的牡丹江边独自驻足徘徊。大江的冰面和两岸的群山一片白色,浑然一体,让我得到了少

的安静,不着边际的冥想此时也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赶上休息日,七八个知青拉着雪爬犁沿江面河道去公社所在地取报刊邮件,这对知青来说也算是一次难得的外出和消遣。我站在江岸上远远目送他们渐渐变小的身影,直到最后,唯见一个红点依然醒目地在苍茫的白色中跃动着渐行渐远,尔后消失在视野中。我知道那是爱美爱唱歌、尚不知“愁滋味”的卜秀兰头上的红头巾。颇具画面感的这个场景,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与当时那种审美心理上一成不变的主色调形成了很大反差。

为到企业机关所在地的县城参加共青团会议,我时常往返于大山苗圃和县城的路上。每次要徒步走到离集体户驻地五六公里以外的沟口,才能乘坐由永安开往县城的长途客运大巴,几天后开完会回来时也一样,在沟口下车再徒步行走五六公里才能回到集体户。每次走这条路,都要经过一个叫横道河子的朝鲜族村落,那是依山傍水、盛产东北优质水稻的地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塞外鱼米乡。那年夏日我去往沟口,路经这个村子,在树木掩映的山脚下隐隐传来琅琅书声,循声走去,发现是一座两间屋的教室,十多个孩子在齐声朗读课文。教室的地面用那时极为罕见的地板铺成,擦拭得锃亮,显得那么干净和温馨,书香萦怀的浓郁气息扑面而来,犹如干涸的心田注入一股清流,滋润得我的心也绿了起来,委实为之感怀了一番。还有一次开会后来从县城返回,走到横道河子村时天色已暗了下来,剩下的两公里是有黑熊出没的森林小路,无论如何我也不敢贸然行走,只好在村里张支书家借宿,与热情好客的房东小酌后,伴随声声悦耳蛙鸣酣然入睡。在那一片深山老林里,横道河子村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我的记忆中,青翠的稻田像是绸缎萦绕在村子周边,被袅袅炊烟点缀着,让淡淡山岚笼罩着,叫清溪流水环绕着,煞是好看,小时候我常常向往书本和电影里南方的常绿林,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悟到四季分明的东北其实春夏秋冬各有不同的独特魅力,即使是不常有的绿色,一旦冒出来,那种青翠欲滴的新绿一定是醉心的,是南方常绿林陈旧得让人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的那种绿色无法比拟的。

我出生在牡丹江畔的官地村,三个月后,全家跟随从部队转业到县城工作的父亲迁徙到县城。牡丹江的发源地离这座县城也就百余里,牡丹江的上游和这座县城擦肩而过,那里藏有许多我儿时忘情嬉戏玩耍的印记。不想集体户窗前也是这条牡丹江在静静流淌,只是这段流域已接近中游,江面变得宽阔,水势也浩浩汤汤。自出生以来,一直到进入集体户以及后来参加工作初期,我的生活中始终有这么一条牡丹江相伴左右,乳汁般滋养着我,我就是这样喝着这条母亲河的水长大的。

说来也巧,参加工作后,我依然还是在那家林业企业的一分子子弟中学。因为备战,学校设在深山老林中,距离县城大约有七八十公里远。尚未结婚的时我回家看望父母,然后从县城郊区的跃进站乘坐森林小火车返校,大清早出发,往往都是中午过后才能到校。一次小火车翻越牡丹江发源地牡丹岭,雨后的铁轨湿滑,车轮空转,小火车气喘吁吁无法前进,车长只好动员乘客下车助推,这样才侥幸推出最陡的坡段,乘客又重新上车继续行程,直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回到学校。无独有偶,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从县城出发的小火车开到红光就再也开不动了,就地抛锚。好在同行的教职工食堂的炊事员栗师傅熟知近路,带我翻山越岭走了大约10公里回到红星二中。一路上,原始森林里的雪景童话世界般在我面前铺展开来,亦景亦诗亦画,让我几度疑心是太虚幻境。青绿的松针、琳琅的树挂、洁白的雪球、澄碧的蓝天、璀璨的阳光一股脑地映入眼帘直抵心底,纤尘不染的世界洗涤了我的尘心,直教我不知今夕是何年。

从牡丹江中上游溯源而上到牡丹江发源地沿岸的生活工作经历,在那家林企的“东沟”和“西沟”辗转的行迹和深山深处弥足珍贵的简短履历,与洁净、寂静、空寂乃至空灵的情感历程一起,构成了我一生无法忘却的记忆片段,常让我吟咏那段至纯至美得清静、清新、清静、清爽、清冽、清雅而又青葱的人生境遇……

## “鲶鱼串”

宁都有种辣椒,当地唤做“鲶鱼串”,粗细若成人小拇指,长短如筷子。鲶鱼者,泥鳅也,从字面上亦可想见其形。我在席上见到的“鲶鱼串”皆为青色。有无红椒品种?没问。作为一个无辣不欢、身经百辣的湖南人,我得保持住食辣专家的风范,尤其不能在江西老表们面前暴露出南方大地上还有我未曾尝过的辣椒。而作为食辣专家,“鲶鱼串”朴素的外形并未迷惑我,使我掉以轻心。我太清楚在辣椒一族中,颜值和内涵常成反比,那些漂亮光鲜的大个头往往味道寡淡,精华和努力全凝聚于外表,仿佛某些流量明星。在审慎的观察后我轻轻提起筷子,向这盘纯粹的辣椒(青色起伏中还隐现着细碎的黑色豆豉和白色蒜粒)发起进攻。

一次不能夹太多,因为越是长得低调的辣椒,越有可能战斗力爆表。为谨慎起见,我必须分散它们的火力,以防瞬间爆发的辣味或会强劲如洪七公击出的一记降龙十八掌,打得你胃如刀割表情凝固继而双目饱含泪水和无限感慨。若干年前,十里堡堡迅文学院旁邵阳酒店,我曾以湘菜中辣得最狠的邵阳菜招待同学,在来自浙江的东君脸上发现过这种表情。一次也不能夹太少,毕竟中国文学队伍中“湖南方面军”火辣辣的传统如今要靠我等维持和发扬了,身为其中一员,岂能在同行尤其是江西作家们的环绕中对辣椒露怯?我尽量以一个老手应有的镇定从容夹起不少不少的辣椒送入口中,细细咀嚼起来。

此时若有人留意,会发现我脸上迅速出现释然和惬意,还有稍许惊异。释然是因为“鲶鱼串”的辣度,在我,充其量只能算中辣和微辣之间,然而我的舌头和胃辣点偏高,“鲶鱼串”究竟属于微辣还是中辣抑或重辣,我之所感不能成为衡量标准。惬意是因为这道菜的辣之正,有限的佐料没有干扰辣之本味,只是为了召唤出它的香来。到底是江西老表,对辣的态度与湖南高度一致。四川尚麻辣,贵州偏酸辣,湖南则追求将辣椒本身的味道充分释放出来,鲜明、热烈,而这纯正的辣中又富有层次感,当中种种细微变化,非有一条久经辣场的舌头万不能辨。惊异是因为这貌不惊人的“鲶鱼串”,辣中透着沁人肺腑的鲜味,其味与湖南极负盛名的樟树港辣椒相埒,而当丝丝若隐若现的清纯气息,竟是连樟树港辣椒也网如的。樟树港辣椒的辣,如城中娇艳少妇,已染人间繁华气息;宁都“鲶鱼串”的辣,则似山野俏丽村姑,别具一种清新朴野风味。此中区别甚为隐晦,我不说,也难以说出,只以似缓实急的节奏,一筷又一筷地夹起辣椒,罔顾席间还有许多色彩更鲜艳的佳肴。

在悠然而酣畅的品味中,突然想起了九十余年前,许多湖南人在宁都都进进出出,干出了惊人事业。当他们遇到宁都的辣椒,不知是否如我一般,于释然和惬意中还感到了惊奇?当中有位嗜辣如命的传奇人物,在这里达到过高峰,也跌入过低谷。无论他振作或失落时,毫无疑问,这外形质朴内涵独特的“鲶鱼串”都在抚慰着他的肠胃和心灵。当时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出色的江西女子。湘女自古多情,赣女又何尝不如此?只是同样的鲜明浓烈中,也存在着微妙深刻的差别。想到此处,我惊觉思绪飘得太远飘得太宽,连忙扯回,把筷子伸向另一道宁都名菜:三杯鸡。

## 三杯鸡与无盐汤

三杯鸡烧煮时不加水,只放酱油、米酒、清油各一杯,旺火烧开,文火慢煲,待斩成小块的鸡肉呈现出一种令人极度愉悦的颜色后即可上桌。此种颜色黄里透红,还透着润泽之意,令我想起文玩中的珍品:田黄。石紧致坚硬,可观不可食,而这三杯鸡一动筷即骨肉分离,此种火候工夫,我倒不感到诧异,而是觉得理所当然。上世纪80年代,平民桌上菜多肉少,以辣椒佐餐乃常事,进入90年代,被视为罕物的肉类渐多,仿佛出于补偿心理,我对当中地位尊贵的牛肉和鸡肉格外关注,每遇之必提筷发动猛烈进攻。在长沙读中专时,曾于碧湘街市肆间碰到在武侠小说中现过场的“叫化鸡”,不甚犹豫便斥十元巨资买一只,当街啃完。虽然现在血脂渐高,不敢如过去那样肆意而食,但尝过的好鸡已然不少,私心以为为滋味最佳的,莫过于精雕细琢的母亲烧制的青椒焖鸡。青椒焖鸡也是一动筷即骨肉顿分,青椒味和鸡肉本味互相阐发,滋味妙不可言。三杯鸡明明有“鲶鱼串”这等椒中上品可以助阵,却弃而不用,使我略生疑惑。待到尝过一块,这疑惑便如轻烟散去,剩下的便是发动连续进攻。我从小便有这个毛病,碰到感兴趣的事物,但成就了便全在那上头,不顾其余,读书亦如此,偏科极其严重。这个毛病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也成就了今天的我。

三杯鸡真不需要“鲶鱼串”来添彩,两样并做一盘,仿佛张学友和陈奕迅同台飙歌,彼此抢戏,倒不似各主一场。比之青椒焖鸡,它少了立竿见影杀入味蕾的咸辣,但那种醇厚自然的香却是沁入肺腑。食物有本味,不赖佐料扶,在三杯鸡这道菜中体现得非常典型。当然,鸡肉本身须佳,一打酥,果然,做三杯鸡必用宁都黄鸡。这宁都黄鸡名列农业部《中国家禽志》首位,肉质细嫩,个头娇小,一个大砂钵足以盛下整只。而透气的砂钵亦是做三杯鸡必备,铁锅铜鼎均熬不出这种通透香醇的口感来。据说宁都家家户户皆会烧三杯鸡,在外开店,菜谱上若无这道名菜,会遭到所有江西人的质疑。我感觉到,宁都人人生性俭朴又聪明,懂得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点缀和装饰,尽量让事物发挥出它本来的功效。这种感觉在去了小布喝过无盐汤后,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菜中可以无辣、少油,但没有盐,那是极难接受的。盐之于菜,相当于卤水之于豆腐,有此一点灵丹,才能激活满盘。而厨师的水准展现,用盐亦是紧要之处。我曾于深夜乡间一口气喝过两大碗腌菜汤,极寻常的腌菜,汤味却令人沉醉。据做汤的阿姨说,全靠几粒盐把腌菜中藏着的鲜味提出来,那盐简直是一分不能多,一毫不念少。在重口味的大湖南,那是我喝过盐放得最少的汤,也是最鲜美的汤,由此形成了我的一种观念:盐多盐少全靠厨师运用之妙,但没有盐,万万不行。所以面对搪瓷大碗中的无盐汤,我不自觉皱起了眉头,盯着这一清如水的汤,心想,恐怕连一点酱油都没放。本想避过,但东道主的目光中明显含着期待,仿佛要尝一尝这无盐汤,才算来过小布。我曾在小布的广场上看到一个熟悉又亲切的名字:袁国平,他出自邵阳东路范家山。想到他当年和彭大将军等英豪一起率领红三军团团出城时,肉和蘑菇混合的香味。味道淡淡的,却不薄,细细体会,余香绵长。饶是如此,我依然觉得若放少许盐,味道将会更好。江西自古水运便利,商业发达,宁都又号称赣南粮仓,乃富庶之地,民间应不缺盐。本地人却爱极了这一碗透亮的汤,盛道喝之可以清心可以润肠。汤之本味,至此可谓达到极致。我默默地品尝着,想到宁都是客家摇篮,这一碗清汤,传递的恐怕是当年先祖长途辗转而来开创基地的艰苦朴素与淡泊自持,这般想着时,便觉得无盐汤有种更深的滋味……



宁都名菜:三杯鸡

# 民族文学

2023年第3期目录

**女作家专号**

卷首语 一花一世界……叶梅(土家族)

中短篇小说 海边的火光……陶丽群(壮族)

个体创伤叙事“缓冲带”及“复演”诗学(佳作点评)

王迅

对不起……黄芳(壮族)

美丽人生……石庆慧(侗族)

散文 父亲的大海和太阳……朝颜(侗族)

岁月清辉……卓美(彝族)

额尔古纳密码……吴颖丽(达斡尔族)

四牌楼下老童谣……左丹(满族)

在东莞的六楼……巫溪(侗族)

诗歌 游牧时光河……萨仁图娅(蒙古族)

岁月的回声……忆今(回族)

飞鸟与我……米日完古丽·尼牙孜(维吾尔族)

足迹……蔡晓玲(纳西族)

留守春天……腊维(拉祜族)

边地……师师(彝族)

对镜……贺泽岚(苗族)

本刊新人 太阳的脚步(诗歌)……卓玛木初(藏族)

国内邮发代号:2-206。每期定价:13.80元。地址:100009,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3号。电话:010-66180356,010-66570580。邮箱:mzwx@263.net.cn。网址:www.mzwxzz.com。

# 江南

2023年第三期目录

**长篇散文**

青山隐……包倬

没有钥匙,您请便吧(创作谈)……包倬

**中篇小说**

月光草原……杨方

哑巴、芭比娃娃、皇后娘娘……萧耳

**短篇小说**

冬眠……穆萨

阿古嘎吗……央金拉姆

盛妆……丰一吟

艺考……浩原

**非常观察**

2023,高考作文大预测……主持:舒音瑜

**静夜旅书**

小说家的代表作……邱华栋

**清句照史**

人生只合青州老……赵柏田

主编:钟求是。通信地址:杭州体育场路178号浙报大楼。邮编:310007。邮发代号:32-79。全年6期;90.00元。电话:0571-85117223(发行部),85111970(编辑部)。

# 天涯

2023年第二期目录

**作家立场**

大象:中医采访与思考札记……林渊波

梦境和历史的风景……唐克扬

九歌……赵大河

**小说**

写给雷米杨的情歌……韩松落

空钵……蒋一谈

父子长谈……吴昕瑞

“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小辑

线……羽瞳

正午……章程

远山(外一篇)……王晓雯

**夜行家**

去瑶池……罗志远

燃烧……孟祥玮

李晨玮

日记簿……巫宏振

**散文**

“边地的风物”散文小辑

荒野牧人……裴海霞

风中的石头房子……刘予儿

白石窝……刘梅花

岩画……李达伟

命运里的符号……千忽兰

**艺术**

巴黎不属于任何人——法国电影新浪潮小史之六……唐棣

《天涯》杂志官方微信(tyzz1996),可一键下单,订阅杂志,亦可到邮局订阅或与本刊联系邮购。邮发代号:84-12,双月刊,25.00元/期,全年6期150.00元。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6层《天涯》杂志社。邮编:570203。电话:(0898)65360004,65332803。

# 西湖

2023年第四期要目

小镇傻瓜的自白书……毛媵

谁不曾鲜活(创作谈)……毛媵

柔性的抵抗——谈毛媵小说《小镇傻瓜的自白书》……张志强

乔恩必死……金子璇

失踪……陈修远

地心……牛利利

外卖小戈……闻冰轮

张远伦的诗……张远伦

曹宇的诗……曹宇

吕焯的诗……吕焯

雨夜里的信人……李世成

世成,月亮今天亮了……田兴家用《人世间》记录中国人的生活——专访李路……李路 张英

以细节之流窥时代风浪——关于王安忆《五湖四海》的讨论……主持:刘杨